【菩提道上】

陶鎔山房禁足記

釋自晟

《心情》

不知不覺中，天色已暗，只聽見蟲鳴聲在山房外低迴。

很珍惜這次禁足的因緣，是許多人付出心力，維護常住的安住，自己才能安心用功，念起大衆師護持的法情，心情也殷重起來。

《行道》

平日與人交集頻繁，常陷入困頓：如何讓所有共事者，歡喜承辦佛家事，饒益衆生，找到個人安身立命之處？因此想從「禪林寶訓」中找到指引。

讀了禪林寶訓，感受到古人的厚德、眞摯，很久沒有與這樣淳厚的言語相遇，今日相見深深感動。再次警覺到：凡事「動機」十分重要，儘管技術有優劣之分，但珍惜「存心」是具有扭轉乾坤之力的。

《力行》

回味著古德治理叢林的用心，想著如何「融古人之言爲己言，通古人之志爲己志」？感動雖僅只是一時，我更願那感動永烙心版，不至於如雨水落地，轉眼不見蹤跡，期望能轉化古訓成爲自我生命的泉源，像汩汩長流。

惟有力行古人之言，經過體驗，才能成爲詮釋自己生命之言；像蜜蜂採集花蜜般，變成香醇甘美的蜂蜜；力行古人之志，才能成爲自己生命之志，亦復爲了導引這顆變化多端的心——活潑不失赤子之心。

《菩薩的世界》

當誦到華嚴經十回向品「隨順堅固一切善根回向」，才感受到菩薩的願行是何其深廣！

菩薩深證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遠離我、我所，一心只爲利益衆生，布施一切，而布施的當下是清淨、歡喜、感

恩，還給予無盡的祝福、祈願。想到金剛經說：「以無我、無人、無衆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或許如此，菩薩不因衆生不知報恩，而退失菩薩行。

世間人能造作諸善業，但與出世間最大的差異，即在「般若空性」的體證。我想開悟的人與凡夫有些是一樣的，都要面對世間的森羅萬象，所不同的是「空的心境」吧！雖行諸有爲，但心是般若。

《險境中又見曙光》

晚上這支香，心較寧靜，佛號也念得較往日清楚，雜念可數的有六次，每次持續約數秒鐘後，佛號仍可再提起，清楚中漸漸生起滿意的覺受，覺受一起，突然發現自己的心有些戀著起來……下坐時，默念「捨跏趺座，當願衆生，觀諸行法，悉歸散滅。」心上大吃一驚，猶如當頭棒喝！

「觀諸行法，悉歸散滅」在心頭低迴不已……

此心似猿猴，稍有一刹那可意境，那根深蒂固的愛著心如閃電般立即襲上心頭，若不是當下返觀，又將落入癡愛網而自鳴得意呢！

《遙遠的祝福》

起身行走時，默持著華嚴經淨行品，「若舉於足，當願衆生，出生死海，具衆善法。」刹那間，感覺到有無量無邊的衆生在接受我的祈願，雖是一人獨處靜室。

行者於舉手投足間，默默祈願一切有緣無緣的衆生深入佛智、永出三界。目前個人雖是孕育涵詠的階段，但我願敞開心量，調柔這顆我執我見的心意，深信善措其心是有大功德的。

《恆常精進》

心是如此千迴百轉，「念念生滅，於前後世不暫住」，提醒我「內在語言」當下即是思，當下即是業。

想建設什麼樣的壇城？做什麼身心的安頓？如果無有轡制，煩惱生起，任其奔馳，很容易潰不成軍，警覺到這一點，得知修行要在無間斷的、無數次精進中，禁足提供加足油門馬力的機會，又豈是一次、二次可以成辦？